

吃了，就差吃人勒。”

饥饿，也是刘震云文学记忆的一部分。

## 哲学家舅舅和部队

刘震云是家里的长子，后来，这个家庭共要了4个孩子。靠两个大人的工资要养活这三儿一女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

家乡亲人里面还有两个舅舅。在刘震云的嘴里，变成了充满智慧的哲学家。一个舅舅是赶马车拉货的，另外一个舅舅则是当地闻名遐迩的木匠。

“我13岁的时候，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导师，他是我舅舅。我舅舅个子特别高，所以他的外号叫大个儿。他在我们村是一个赶马车的，是我们村到外边世界距离走得最远的人。我问他，县城怎么样？他说楼高些、人多些。在牛棚里面，在牛马的吃草声中，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。他说，记住我的话，

6

如果在这个村里边，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。你要是离开这个地方，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。

不聪明也不笨的人，一辈子就干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。”“他说，你没有离开过家，你怎么知道想家呢？如果在这个村里边，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。你要是离开这个地方，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。所以我听了他的话，我14岁离开了家乡，一直走到现在。”

刘震云逃离黄土地劳作的办法，是参军当兵。1973年，刘震云在新乡登上火车，前往甘肃。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火车，一个接一个的铁罐子串成一排，还会发出“呜呜呜”的响声，心中忐忑。但想着部队里的白面馒头，第一次离家的不安也就冲淡了很多。“我原来以为是去兰州市，但是到了兰州的话，火车

又往前开了有1000多公里，接着又换军用火车，又开了——我估计有五六百公里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那个地方，酒泉基地。原以为是在大城市当兵，没想到反差挺大，戈壁滩上寸草不生，连我们村还不如呢。”

不过，到军队驻地以后，刘震云发现，他真的可以吃饱饭了。和另外一位军队作家莫言一样，童年的饥饿感，是直到部队军营才消除的。军队的训练再艰苦刘震云也不怕，因为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了。

兵营所在地气候干燥，风沙极大，从小生长在黄河边的刘震云不习惯——连着很多天嘴唇炸裂，时不时流鼻血。但相比于在家里挨饿和干不完的农活，他又觉得这实在不算事儿。“夜里站岗，戈壁滩零下30多度，我才14岁，有点害怕，就老往锅炉房跑。其实站岗不准往锅炉房跑，但它里边暖和，我就去。烧锅炉是李班长，他上夜班有夜班饭：6个包子，里面是午餐肉，有点土豆、烂白菜，在锅炉边上烤了之后，焦黄散发出浓香。李班长和我一起分享包子：小刘，吃个包子。我说，唉呀，班长，不好意思，你夜班。他说，吃一个，让你吃一个你就吃。我就吃一个，我嫌冷不出去。他说再吃一个。但我一般吃到两个的时候，就不再吃了。”

刘震云当兵的那几年，正值动乱，人文社科类书籍多被销毁，理



左图：刘震云老家的院子。